

新世紀誦讀工程

XINSHIJI SONGDU GONGCHENG

圖文版

中國歷代

小

說

賞

讀



延邊人民出版社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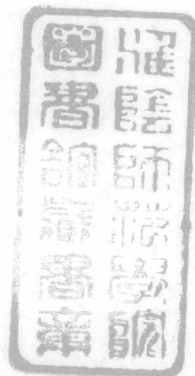
無情死物有寄真意

不在花乎 本於花

為擅傳神近得寒江

歸諒真一例入湘錦

1042989



新世纪诵读工程

中国历代小说赏读

(第二卷)



淮阴师范学院图书馆1042989

延边人民出版社

第 二 卷

冯梦龙《喻世明言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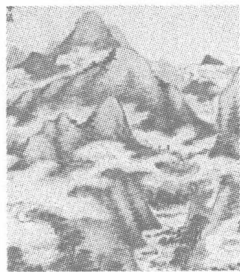
- 沈小官一鸟害七命 (583)
- 金玉奴棒打薄情郎 (600)
- 闹阴司司马貌断狱 (616)
- 简帖僧巧骗皇甫妻 (639)
- 宋四公大闹禁魂张 (656)
- 沈小霞相会出师表 (693)

冯梦龙《警世通言》

- 俞伯牙摔琴谢知音 (739)
- 庄子休鼓盆成大道 (756)
- 王安石三难苏学士 (770)
- 崔待诏生死冤家 (789)
- 李谪仙醉草吓蛮书 (807)
- 三现身包龙图断冤 (827)
- 赵太祖千里送京娘 (846)
- 宋小官团圆破毡笠 (874)
- 玉堂春落难逢夫 (903)
- 唐解元一笑姻缘 (961)
- 白娘子永镇雷峰塔 (977)
- 杜十娘怒沉百宝箱 (1020)
- 王娇鸾百年长恨 (1047)

冯梦龙《醒世恒言》

- 卖油郎独占花魁 (1075)
- 灌园叟晚逢仙女 (1136)
- 乔太守乱点鸳鸯谱 (1168)



沈小官一鸟害七命

——冯梦龙

沈小官一鸟害七命

冯梦龙



原文

飞禽惹起祸根芽，七命相残事可嗟。

奉劝世人须鉴戒，莫教儿女不当家。

话说大宋徽宗朝宣和三年，海宁郡武林门外北新桥下有一机户，姓沈名昱，字必显，家中颇为丰足。娶妻严氏，夫妇恩爱，单生一子，取名沈秀，年长一十八岁，未曾婚娶。其父专靠织造段匹为活，不想这沈秀不务本分生理，专好风流闲耍，养画眉过日。父母因惜他一子，以此教训他不下，街坊邻里取他一个诨名，叫做“沈鸟儿”。每日五更提了画眉，奔入城中柳林里来拖画眉，不只一日。忽至春末夏初，天气不暖不寒，花红柳绿之时，当日沈秀侵晨起来，梳洗罢，吃了些点心，打点笼儿，盛着个无比赛的画眉。这畜生只除天上有，果系世间无，将他各处去斗，俱斗他不过，成百十贯赢得，因此十分爱惜他，如性命一般。做一个金漆笼儿，黄铜钩子，哥窑的水食罐儿，绿纱罩儿，提了在手，摇摇摆摆径奔入城，往柳林里去拖画眉。不想这沈秀一去，死于非命。好似：

猪羊进入宰生家，一步步来寻死路。

沈小官一鸟害七命

冯梦龙

题解

明代笔记

郎瑛的《七修

类稿》中《沈鸟

儿》条记载了

这个故事、情

节与话本基本

相同。

当时沈秀提了画眉径到柳林里来，不意来得迟了些，众拖画眉的俱已散了，净荡荡，黑阴阴，没一个人往来。沈秀独自一个，把画眉挂在柳树上叫了一回。沈秀自觉没情没绪，除了笼儿正要回去，不想小肚子一阵疼滚将上来，一块儿蹲到在地上。原来沈秀有一件病在身上，叫做“主心馄饨”，一名“小肠疝气”，每常一发一个小死。其日想必起得早些，况又来迟，众人散了，没些情绪，闷上心来，这一次甚是发得凶，一跤倒在柳树边，有两个时辰不省人事。

你道事有凑巧，物有偶然，这日有个箍桶的，叫做张公，挑着担儿径往柳林里穿过，去褚家堂做生活。远远看见一个人倒在树边，三步那做两步，近前歇下担儿。看那沈秀脸色腊查黄的，昏迷不醒，身边并无财物，止有一个画眉笼儿。这畜生此时越叫得好听，所以一时见财起意，穷极计生，心中想道：“终日括得这两分银子，怎地得快活？”只是这沈秀当死，这画眉见了张公，分外叫得好。张公道：“别的不打紧，只这个画眉，少也值二三两银子。”便提在手，却待要走。不意沈秀正苏醒，开眼见张公提着



沈小官一鸟害七命

冯梦龙

←小说写北宋宣和年间,富商沈昱之子,不务正业,每日以拖画眉为乐,因而送命。贫穷的小手艺人箍桶匠张公见财害命,最终案发,官府判其抵命。→



笼儿,要挣身子不起,只口里骂道:“老忘八,将我画眉那里去?”张公听骂:“这小狗入的,忒也嘴尖!我便拿去,他倘爬起赶来,我倒反吃他亏。一不做,二不休,左右是歹了。”却去那桶里取出一把削桶的刀来,把沈秀按住一勒,那湾刀又快,力又使得猛,那头早滚在一边。张公也慌张了,东观西望,恐怕有人撞见。却抬头,见一株空心杨柳树,连忙将头提起,丢在树中。将刀放在桶内,笼儿挂在担上,也不去褚家堂做生活,一道烟径走,穿街过巷,投一个去处。你道只因这个画眉,生生的害了几条性命。正是:

人间私语,天闻若雷。

暗室亏心,神目如电。

当时张公一头走,一头心里想道:“我见湖州墅里客店内有个客人,时常要买虫蚁,何不将去卖与他?”一径望武林门外来。也是前生注定的劫数,却好见三个客人,两个后生跟着,共是五人,正要收拾货物回去,却从门外进来。客人俱是东京汴梁人,内中有一个姓李名吉,贩卖生药,此人平昔也好养画眉,见这箍桶担上好个画眉,便叫张公借看一看。张公歇下担子,那

沈小官一鸟害七命

冯梦龙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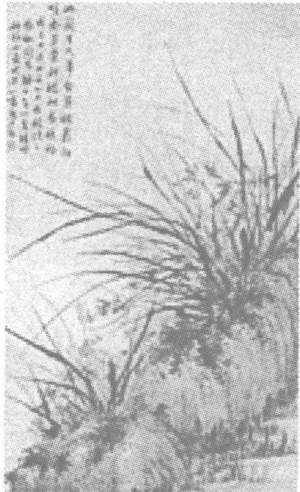
↑其妻张婆闻知丈夫害命得财，亦欢天喜地，案发惊吓而死。贫寒的黄老狗为财甘愿让儿子杀死自己，献头领赏。

客人看那画眉毛衣并眼生得极好，声音又叫得好，心里爱它，便问张公：“你肯卖么？”此时张公巴不得脱祸，便道：“客官，你出多少钱？”李吉转看转好，便道：“与你一两银子。”张公自道着手了，便道：“本不当计较，只是爱者如宝，添些便罢。”那李吉取出三块银子，秤秤看到有一两二钱，道：“也罢。”递与张公。张公接过银子看一看，将来放在荷包里，将画眉与了客人，别了便走。口里道：“发脱得这祸根，也是好事了。”不上街做生理，一直奔回家去，心中也自有些不爽利。正是：

作恶恐遭天地责，欺心犹怕鬼神知。

原来张公正在涌金门城脚下住，止婆老两口儿，又无儿子。婆儿见张公回来，便道：“篋子一条也不动，缘何又回来得早？有甚事干？”张公只不答应，挑着担子径入门歇下，转身关上大门，道：“阿婆，你来，我与你说话。恰才如此如此，谋得这一两二钱银子，与你权且快活使用。”两口儿欢天喜地，不在话下。

却说柳林里无人来往，直至巳牌时分，两个挑粪庄家打从那里过，见了这没头尸首挡在



沈小官一鸟害七命

冯梦龙

←他的两个儿子为财而失人伦，案发被凌迟处死。客商李吉因大理寺官不辨案情真伪，而蒙冤屈死。



地上，吃了一惊，声张起来，当坊里甲邻佑一时嚷动。本坊申呈本县，本县申府。次日，差官吏仵作人等前来柳阴里，检验得浑身无些伤痕，只是无头，又无苦主，官吏回覆本府。本府差应捕挨获凶身，城里城外，纷纷乱嚷。

却说沈秀家到晚不见他回来，使人去各处寻不见。天明央人人城寻时，只见湖州墅嚷道：“柳林里杀死无头尸首。”沈秀的娘听得说，想道：“我的儿子昨日入城拖画眉，至今无寻他处，莫不得是他？”连叫丈夫：“你必须自进城打听。”沈昱听了一惊，慌忙自奔到柳林里看了无头尸首，仔细定睛上下看了衣服，却认得是儿子，大哭起来。本坊里甲道：“苦主有了，只无凶身。”其时沈昱径到临安府告说：“是我的儿子昨日五更入城拖画眉，不知怎的被人杀了，望老爷做主！”本府发放各处应捕及巡捕官，限十日内要捕凶身着。

沈昱具棺木盛了尸首，放在柳林里，一径回家，对妻说道：“是我儿子被人杀了，只不知将头何处去了。我已告过本府，本府着捕人各处捉获凶身。我且自买棺木盛了，此事如何是

沈小官一鸟害七命

冯梦龙

赏读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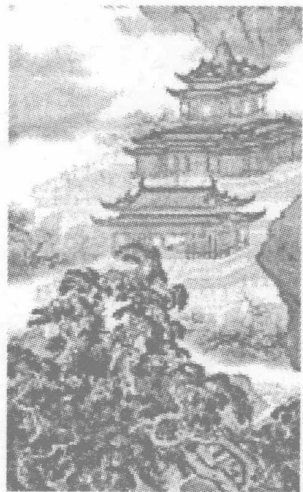
因一只画眉
七个人丢失性命，
初闻令人不可思
议，细想之下不由
得让人拍案称
奇。奇在作者的构
思巧妙，以小见
大，以一只小小的
画眉为缘起为行
文的线索，反映了
当时北宋整个社
会的状态。↓

好？”严氏听说，大哭起来，一交跌倒。不知五脏何如，先见四肢不举。正是：

身如五鼓衔山月，气似三更油尽灯。

当时众人灌汤，救得苏醒，哭道：“我儿日常不听好人之言，今日死无葬身之地。我的少年的儿，死得好苦！谁想我老来无靠！”说了又哭，哭了又说，茶饭不吃。丈夫再三苦劝，只得勉强过了半月，并无消息。沈昱夫妻二人商议，儿子平昔不依教训，致有今日祸事，吃人杀了，没捉获处，也只得没奈何，但得全尸也好。不若写个帖子，告禀四方之人，倘得见头全了尸首，待后又作计较。二人商议已定，连忙便写了几张贴子满城去贴，上写：“告知四方君子，如有寻获得沈秀头者，情愿赏钱一千贯；捉得凶身者，愿赏钱二千贯。”将此情告知本府，本府亦限捕人寻获，亦出告示道：“如有人寻得沈秀头者，官给赏钱五百贯；如捉获凶身者，赏钱一千贯。”告示一出，满城哄动不题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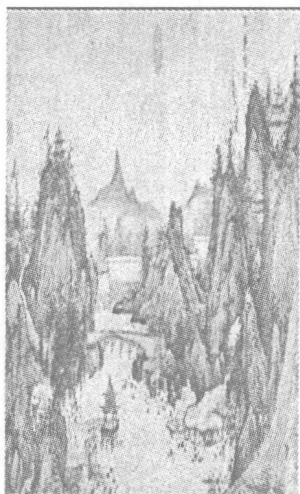
且说南高峰脚下有一个极贫老儿，姓黄，浑名叫做黄老狗，一生为人鲁拙，抬轿营生。老来双目不明，止靠两个儿子度日，大的叫做大



沈小官一鸟害七命

冯梦龙

←政治秩序的混乱,官吏昏庸,随意草菅人命。社会精神空虚,富家子弟依财仗势,吃喝玩乐,不务正业;贫寒子弟,人穷志短,见财害命,失人伦,失天道。→



保,小的叫做小保。父子三人,正是衣不遮身,食不充口,巴巴急急,口食不敷。一日,黄老狗叫大保、小保到来:“我听得人说,甚么财主沈秀吃人杀了,没寻头处。今出赏钱,说有人寻得头者,本家赏钱一千贯,本府又给赏五百贯。我今叫你两个别无话说,我今左右老了,又无用处,又不看见,又没趁钱。做我着,教你两个发迹快活,你两个今夜将我的头割了埋在西湖水边,过了数日,待没了认色,却将去本府告赏,共得一千五百贯钱,却强似今日在此受苦。此计大妙,不宜迟,倘被别人先做了,空折了性命。”只因这老狗矢志,说了这几句言语,况兼两个儿子又是愚蠢之人,不省法度的。正是:

口是祸之门,舌是斩身刀。

闭口深藏舌,安身处处牢。

当时两个出到外面商议。小保道:“我爷设这一计大妙,便是做主将元帅,也没这计策。好便好了,只是可惜没了一个爷。”大保做人又狠又呆,道:“看他左右只在早晚要死,不若趁这机会杀了,去山下掘个坑埋了,又无踪迹,那里查考?这个叫做‘趁汤推’,又唤做‘一抹光’。天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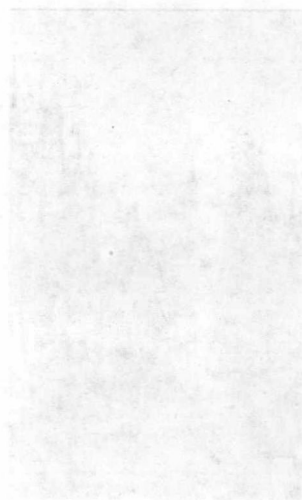
沈小官一鸟害七命

冯梦龙

↑ 百姓饥寒交迫，贫民黄老狗无以为业，甘愿让儿子割头领赏。偶然中蕴含必然的主题。所有这一切的因果，都是由于当时社会制度的黑暗所造成的。
↓

理人心，又不是我们逼他，他自叫我们如此如此。”小保道：“好倒好，只除等睡熟了，方可动手。”二人计较已定，却去东奔西走，赊得两瓶酒来，父子三人吃得大醉，东倒西歪。一觉直到三更，两人爬将起来，看那老子正鼾鼾睡着。大保去灶前摸了一把厨刀，去爷的项上一勒，早把这颗头割下了。连忙将破衣包了放在床边，便去山脚下掘个深坑，扛去埋了。也不等天明，将头去南屏山藕花居湖边浅水处理了。

过半月入城，看了告示，先走到沈昱家报道：“我二人昨日因捉虾鱼，在藕花居边看见一个人头，想必是你儿子头。”沈昱见说道：“若是，便赏你一千贯钱，一分不少。”便去安排酒饭吃了，同他两个径到南屏山藕花居湖边。浅土隐隐盖着一头，提起看时，水浸多日，澎湃了，也难辨别。想必是了，若不是时，那里又有这个人头在此？沈昱便把手帕包了，一同两个径到府厅告说：“沈秀的头有了。”知府再三审问，二人答道：“因捉虾鱼，故此看见，并不晓别项情由。”本府准信，给赏五百贯。二人领了，便同沈昱将头到柳林里，打开棺木，将头凑在项



←小说以平中见奇的构思,朴实通俗的语言,高度概括了当时北宋社会政治经济精神的面貌,艺术性思想性达到了高度统一。



上,依旧钉了,就同二人回家。严氏见说儿子头有了,心中欢喜,随即安排酒饭管待二人,与了一千贯赏钱。二人收了作别回家,便造房屋,买农具家生。二人道:“如今不要似前抬轿,我们勤力耕种,挑卖山柴,也可度日。”不在话下。正是光阴似箭,日月如梭,不觉过了数月,官府也懈了,日远日疏,俱不题了。

却说沈昱是东京机户,轮该解段匹到京。待各机户段匹完日,到府领了解批,回家分付了家中事务起身。此一去,只因沈昱看见了自家虫蚁,又屈害了一条性命。正是:

非理之财莫取,非理之事莫为。

明有刑法相系,暗有鬼神相随。

却说沈昱在路,饥餐渴饮,夜住晓行,不只一日,来到东京。把段匹一一交纳过了,取了批回,心下思量:“我闻京师景致比别处不同,何不闲看一遭,也是难逢难遇之事。”其名山胜概,庵观寺院,出名的所在都走了一遭。偶然打从御用监禽鸟房门前经过,那沈昱心中是爱虫蚁的,意欲进去一看,因门上用了十数个钱,得放进去闲看。只听得一个画眉十分叫得巧好,

沈小官一鸟害七命

冯梦龙

湛湛青天不可欺，
未曾举意早先知。

仔细看时，正是儿子不见的画眉。那画眉见了沈昱眼熟，越发叫得好听，又叫又跳，将头颠沈昱数次。沈昱见了想起儿子，千行泪下，心中痛苦，不觉失声叫起屈来，口中只叫得：“有这等事！”那掌管禽鸟的校尉喝道：“这厮好不知法度，这是什么所在，如此大惊小怪起来！”

沈昱痛苦难伸，越叫得响了。那校尉恐怕连累自己，只得把沈昱拿了，送大理寺。大理寺官便喝道：“你是那里人，敢进内御用之外大惊小怪？有何冤屈之事好好直说，便饶你罢。”沈昱就把儿子拖画眉被杀情由从头诉说了一遍。大理寺官听说呆了半晌，想：“这禽鸟是京民李吉进贡在此，缘何有如此一节隐情？”便差人火速捉拿李吉到官，审问道：“你为何在海宁郡将他儿子谋杀了，却将他的画眉来此进贡？——明白供招，免受刑罚。”李吉道：“先因往杭州买卖，行至武林门里，撞见一个箍桶的担上挂着这个画眉，是吉因见他叫得巧，又生得好，用价一两二钱买将回来。因他好巧，不敢自用，以此进贡上用。并不知人命情由。”勘官问道：“你却赖与何人！这画眉就是实迹了，实招了



恩义广施,人生何处不相逢?
冤仇莫结,路逢狭处难回避。

沈小官一鸟害七命

冯梦龙



罢。”李吉再三哀告道：“委的是问个箍桶的老儿买的,并不知杀人情由,难以屈招。”勘官又问:“你既是问老儿买的,那老儿姓甚名谁?那里人氏?供得明白,我这里行文拿来,问理得实,即便放你。”李吉道:“小人是路上逢着买的,实不知姓名,那里人氏。”勘官骂道:“这便是含糊了,将此人命推与谁偿?据这画眉便是实迹,这厮不打不招!”再三拷打,打得皮开肉绽,李吉痛苦不过,只得招做“因见画眉生得好巧,一时杀了沈秀,将头抛弃”情由。遂将李吉送下大牢监候,大理寺官具本奏上朝廷,圣旨道:李吉委的杀死沈秀,画眉见存,依律处斩。将画眉给还沈昱,又给了批回,放还原籍,将李吉押发市曹斩首。正是:

老龟煮不烂,移祸于枯桑。

当时恰有两个同与李吉到海宁郡来做买卖的客人蹀躞不下:“有这等冤屈事!明明是买的画眉,我欲待替他申诉,争奈卖画眉的人虽认得,我亦不知其姓名,况且又在杭州,冤倒不辩得,和我连累了,如何出豁?只因一个畜生,明明屈杀了一条性命,除我们不到杭州,若到,

沈小官一鸟害七命

冯梦龙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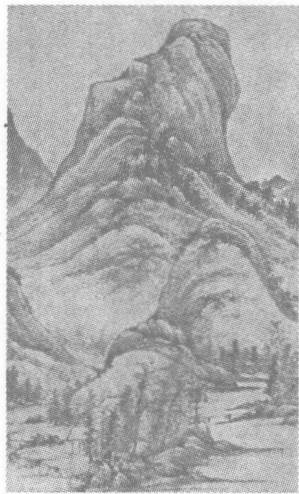
劝君莫作亏心事，
古往今来放过谁？

定要与他讨个明白。”也不在话下。却说沈昱收拾了行李，带了画眉星夜奔回。到得家中，对妻说道：“我在东京替儿讨了命了。”严氏问道：“怎生得来？”沈昱把在内监见画眉一节，从头至尾说了一遍。严氏见了画眉大哭了一场，睹物伤情，不在话下。次日沈昱提了画眉，本府来销批，将前项事情告诉了一遍。知府大喜道：“有这等巧事。”正是：

劝君莫作亏心事，古往今来放过谁？

休说人命关天，岂同儿戏。知府发放道：“既是凶身获着斩首，可将棺木烧化。”沈昱叫人将棺木烧了，就撒了骨殖，不在话下。

却说当时同李吉来杭州卖生药的两个客人，一姓贺，一姓朱，有些药材，径到杭州湖墅客店内歇下。将药材一一发卖讫，当为心下不平，二人径入城来，探听这个箍桶的人。寻了一日不见消耗，二人闷闷不已，回归店中歇了。次日，又进城来，却好遇见一个箍桶的担儿。二人便叫住道：“大哥，请问你，这里有一个箍桶的老儿，这般这般模样，不知他姓甚名谁，大哥你可认得么？”那人便道：“客官，我这箍桶行里止



口是祸之门，舌是斩身刀。
闭口深藏舌，安身处处牢。

沈小官一鸟害七命

冯梦龙



有两个老儿：一人姓李，住在石榴园巷内；一个姓张，住在西城脚下。不知那一个是？”二人谢了，径到石榴园来寻，只见李公正在那里劈篾，二人看了却不是他。又寻他到西城脚下，二人来到门首便问：“张公在么？”张婆道：“不在，出去做生活去了。”二人也不打话，一径且回。

正是未牌时分，二人走不上半里之地，远远望见一个箍桶担儿来。有分直教此人偿了沈秀的命，明白了李吉的事。正是：

恩义广施，人生何处不相逢？

冤仇莫结，路逢狭处难回避。

其时张公望南回来，二人朝北而去，却好劈面撞见。张公不认得二人，二人却认得张公，便拦住问道：“阿公高姓？”张公道：“小人姓张。”又问道：“莫非是在西城脚下住的？”张公道：“便是，问小人有何事干？”二人便道：“我店中有许多生活要箍，要寻个老成的做，因此问你。你如今那里去？”张公道：“回去。”三人一头走，一头说，直走到张公门首。张公道：“二位请坐吃茶。”二人道：“今日晚了，明日再来。”张公道：“明日我不出去了，专等专等。”

沈小官一鸟害七命

冯梦龙

老龟煮不烂，
移祸于枯桑。

二人作别，不回店去，径投本府首告。正是本府晚堂，直入堂前跪下，把沈昱认画眉一节，李吉被杀一节，撞见张公买画眉一节，一一诉明。“小人两个不平，特与李吉讨命，望老爷细审张公。不知恁地得画眉？”府官道：“沈秀的事俱已明白了，凶身已斩了，再有何事？”二人告道：“大理寺官不明，只以画眉为实，更不推详来历，将李吉明白屈杀了。小人路见不平，特与李吉讨命。如不是实，怎敢告扰？望乞怜悯做主。”知府见二人告得苦切，随即差捕人连夜去捉张公。好似：

数只皂雕追紫燕，一群猛虎啖羊羔。

其夜众公人奔到西城脚下，把张公背剪绑了，解上府去，送大牢内监了。次日，知府升堂，公人于牢中取出张公跪下。知府道：“你缘何杀了沈秀，反将李吉偿命？今日事露，天理不容。”喝令好生打着。直落打了三十下，打得皮开肉绽，鲜血淋漓。再三拷打，不肯招承。两个客人并两个伴当齐说：“李吉便死了，我四人见在，眼同将一两二钱银子买你的画眉，你今推却何人？你若说不是你，你便说这画眉从何处来的？”

